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新解及相关问题

金 锺 赞*

<目次>

- | | |
|--------------------|----------------------------|
| I. 序言 | V. “无异于”句子分析 |
| II. 前贤对“异”的观点 | VI. “王无异于百姓以王为爱也”
的句法关系 |
| III. 有关“于”的一种新说 | VII. 结 论 |
| IV. “(无)异于”中“于”的功能 | |

I. 序 言

<梁惠王章句上>有一句“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传统的解释认为这是一种祈使句。《孟子》中有关“无异于”的句子中“异”都是常用义“不同”而没有一例是祈使句。坚持传统说法的人一般认为这里的“异”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是“觉得奇怪”的意思，一些人认为“异”是动词，是“奇怪”的意思。“异”在古文中是形容词，“奇怪”的意思是由“不同”引伸出来的，也是形容词。为什么这里“无异于”中的“异”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呢？韩学重先生注意到“无异于”的语法功能，就提出“异”是“不同”的意思。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没有考察到“无异于”在语篇关系上的问题。

如何理解这整段话的语义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先从语法学的立场上分析“无异于”的句子，讨论传统说法并提出我

* 안동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교수

们对这句话的看法。再从语篇学的立场去证实我们的见解。

II. 前贤对“异”的观点

对于<梁惠王章句上>的这句话，史次耘先生¹⁾解释说：[孟子说“王也不必奇怪百姓疑王太吝啬，你用小羊换大牛，百姓怎么知道是不忍？王若是深怜牛的无罪、被送到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杨伯峻认为“异”是动词，是奇怪、疑怪的意思。杨伯峻先生²⁾解释说：“百姓说王吝啬，王也不必奇怪。[羊小牛大，]用小的代替大的，他们哪能体会到王的深意呢？如果说可怜它毫无罪过却被送进屠场，那么宰牛和宰羊又有什么不同呢？”

以上是史次耘、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他们都认为“异”是“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从史次耘先生在译文中用的标点符号以及意义看来，他让“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直接发生关系。杨伯峻先生把原文看成由三个句子构成的句群。考察他的译文，杨先生的见解跟史次耘先生也是一样的。这种见解不只限于史次耘、杨伯峻先生，历来注释《孟子》的人大都这么认为。

王力³⁾说：[226.[异](一)不同，跟“同”相对。……(二)奇怪，觉得奇怪。孟子梁惠王上“王无~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陶潜桃花源记：“渔人甚~之。”]。王力认为“异”有“奇怪”，“觉得奇怪”等意思。仔细分析他举的例子，就知道王先生认为“渔人甚异之。”中的“异”是意动用法，意思是“觉得奇怪”是表明主观的。至于本文中的“无异于”中“异”是“奇怪”的意思，是跟“觉得奇怪”不一样的。简言之，他是把这两例中的“异”看成不同的类型。王先生并没有说“无异于”中的“异”是动词，但他的想法可能跟杨伯峻先生一

1) 参见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释《孟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3, 2), 21页.

2) 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中华书局, 1984, 5), 28页.

3) 参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 中华书局, 2005, 2), 332页.

样，看成是动词。他们这样处理恐怕是有原因的。他们都认为“无异于”是祈使句，“无”是否定副词“毋”。这“毋”一般用在动词前，主要表示禁止或劝阻。但这里的“异”不能看成形容词“异”的意动用法，为什么呢？

王力⁴⁾说：

所谓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不是说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而是主观上认为它具有这种性质或状态。例如《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不是说孔子使鲁国变小了，而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小了（以鲁为小）。再举一些例子：

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

以贤勇知。（礼记·礼运）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八十章）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论贵粟疏）

形容词用如意动，它后面的成分就是它的宾语。从意思上看，“甘其食”就是以其食为甘，“美其服”就是以其服为美。这也是非常精炼的句法。

以上考察了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无一例外形容词后面都直接出现宾语。杨伯峻先生说：“百姓说王吝啬，王也不必奇怪”，史次耘先生说：“王也不必奇怪，百姓疑王太吝啬”。在我们考察他们的翻译，这里的“奇怪”的前面加上具有主观意义的“觉得”改说成“觉得奇怪”恐怕比较通顺一些，这样翻译实际上是把“无异于”的“异”看成意动用法的。黎孟德先生⁵⁾说：[[16] 无异：不要感到惊异，奇怪。]。由此可见，黎先生是把“异”看成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把“异”看成意动用法的“异”的话，它一定要带宾语，为什么却出现“于百姓之以王为爱”呢？因此一些坚持传统说法的人把“无异于”的“异”看成是动词“异”。

《孟子》里的这句话，学者们很重视且认为是很宝贵的特殊用法之例子。故谈“异”的用法时少不了这个例子。根据杨先生的看法，承认“异”是

4) 参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2005，2），348页

5) 参见黎孟德编著《孟子四书感悟》（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1），11页

“奇怪”，是动词，还是有问题的。市面上的词典中都认为“奇怪”是形容词，怎么会是动词呢！再者，杨先生在自己的著作里说“异”是形容词，这里却主张是动词。可见他主张“无异于”中的“异”是动词，意味着临时性的随文释义，只是在这一句子当中这么看的意思。

周满江先生⁶⁾说：[有的百姓以为王吝啬，王也不必责怪。]

周先生不用“奇怪”而用“责怪”，“责怪”是动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异”是动词的话，用“责怪”或者用“怪”来翻译，才合乎词性(动词)。一般来讲，由形容词派生出来的所谓动词“异”是带宾语的。参看他们的翻译，实际上他们认为“百姓疑王太吝啬”(百姓之以王为爱)看成是动词“异”的宾语。为什么动词“异”与它的宾语中间还带“于”呢？这是很令人费解的现象。

表示禁止或劝阻的“勿”或“毋”后面要带动词而动词后面不需要“于”⁷⁾。用作及物动词的“异”后面何以还可以带“于”，坚持传统说法的人没说清楚。到底是“于”(一般都作介词用)不需要解释的呢？还是不好解决的呢？如果是介词的话，“异”怎么能带“于”呢？不好解释而回避就没有问题了吗？再者，依据传统观点，孟子的这段话：“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可以分成两段，两段的界线在“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之前。史次耘、杨伯峻他们都这样分，很可能也只能这么做吧。结果使得“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发生直接关系。这种解释法意思勉强解释通了，但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因此我们认为这句话有重新探讨之余地。

6) 参见周满江著《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2)，12页。

7) 参见何乐士·敖钟浩等著《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1985，5)，601-604页。

Ⅲ. 有关“于”的一种新说

裴学海先生⁸⁾谈到“于”与“乎”的用法。裴先生认为“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的“于”改成“乎”也没关系。他还依据赵注(异, 怪也), 进一步说“无异于”就是“毋怪乎”, 并举告子篇“无或乎王之不智也”, 说这里的“无或乎”也就是“毋怪乎”。

裴先生把“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和“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看成祈使句。对于这里的“于”、“乎”, 裴先生并没有明确的分析说明。倪志儗先生⁹⁾说: 又孟子梁惠王篇: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 与告子篇: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或”同“惑”。“无异于”跟“无或乎”同义, 都是“无怪乎”的意思。“于”和“乎”, 都是语中助词。离娄篇: “何取于水也?”这个“于”字, 也可用“乎”来代替, 亦是语中助词。

《孟子·告子篇》: 孟子曰: “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

倪志儗先生跟裴学海先生一样认为“无异于”跟“无或乎”是同义, 都是“无怪乎”的意思。他把“无”看成禁止的副词, 但跟传统说法不一样, 他把“于”和“乎”看成语中助词。倪先生的这种作法解决了意动用法或及物动词带宾语而介词结构一般不能当宾语的难题。倪先生¹⁰⁾根据这种观点说:

别怪那齐王不聪明啊! 虽是天下最易生长的东西, 假如一天曝晒它, 十天阴寒它, 也就不能生长了。

由此可见, 倪志儗先生认为这里的“无或乎”中的“无”是表示禁止的副词, “或”是动词, 而“于”与“乎”是语中助词。一般来讲君王犯了错误, 孟子是勇于开口批评的。但倪先生的译文(“别怪那齐王不聪明啊!”)显然没有责

8) 参见裴学海著《古书虚字集释》(泰顺书局, 1971, 5), 60页。

9) 参见倪志儗著《论孟虚字集释》(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81, 12), 271页。

10) 参见倪志儗著《论孟虚字集释》(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81, 12), 306页。

怪君王的意思，这是与孟子全书的体例不相符合的。单就这一段话来说，传统的说法也许是讲得通的。但如果就《孟子》的体例来讲，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中把“乎”看成介词没问题。如果把这里的“乎”看成介词，则“无”是动词，“或”是宾语而“乎”跟“王之不智”是介词结构当补语。根据这种观点去解释此句，意思应是“在齐王不聪明这一方面是没有疑惑的。虽是天下最易生长的东西，假如一天曝晒它，十天阴寒它，也就不能生长了。”周满江先生¹¹⁾说：[对于王的不知智，我一点也不怀疑。]。周先生的解释实际上与我们一样。周先生把“于”翻成“对于”，可见这“于”是介词。

孟子是以晒太阳来比喻齐宣王亲近贤人的。齐宣王亲近小人而疏远贤人，因此变愚笨。在孟子看来，齐王不聪明不是天灾，是人灾。如果齐王愿意亲近贤人而疏远小人的话，不会导致这种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孟子以间接的说法来批评齐王，告诫齐王要疏远小人而亲近贤人。这点我们更可以从孟子的后一段[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中得知。倪志儒先生的另一个例子“何取于水也？”中的“于”恐怕不一定是语气词，很可能也是介词，不必把“于”看成语中助词。在这两句中倪先生的解释与语法分析是有问题的，但“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情况就不一样。注释者都千篇一律认为是祈使句。前人没给这里的“于”做明确的语法分析。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例子中的“于”是用作句中语气词的。因此，如果“无异于”中的“于”是语气词的话，很可能是唯一的孤例。孤例往往是有问题的。

如果“无异于……”中的“无”是“毋”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动词“异”后面还带上“于”呢？在“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倪先生既然把“异”看成动词(怪也)，那么这“异”一般是要带宾语的，但古汉语中介宾结构一般是不能当宾语而是当补语的。坚持传统的观点是因为“无异于”的“异”如果表示“不

11) 参见周满江著《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2)，12页。

同”的话，句子解释不通，故说“异”是“觉得奇怪”、“奇怪”、“责怪”，“无”是表示禁止的副词。如果“于”是介词的话，“异”恐怕不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或由形容词派生出来的动词。倪先生的句中语气词这一说法是一家之言而不一定对，但他起码注意到语言现象，而对“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IV. “(无)异于”中“于”的功能

下面看一下《孟子》中出现的“异于”的例子。例如：

- ① 今也南蛮𪚩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 异于 曾子矣。
(《孟子》<滕文公上>)
- ②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 ③ 是何 异于 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 ④ 以一服八，何以 异于 邹敌楚哉?(《孟子》<梁惠王上>)
- ⑤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 异于 教玉人雕琢玉哉?(《孟子》<梁惠王下>)
- ⑥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孟子》<离娄下>)
- ⑦ 王使人窥夫子，果有以 异于人乎?(《孟子》<离娄下>)
- ⑧ 何以 异于人哉? 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
- ⑨ 马之白也，无以 异于 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 异于 长人之长与?(《孟子》<告子上>)

以上是《孟子》中的“异于”之例子。这些例子中的“异于”没有例外都是“跟什么不同”的意思。换言之，“异于”的形式中“异”并没有动词“奇怪”、“责怪”之义，而都是“不同”的意思。上面这些例子中的“于”都是引进比较对象的介词。我们的“无异于”的“于”如果看成是介词的话，“异”不可能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也不太可能是一些人主张的“异”的所谓动词用法。因为这时的“异”要带宾语而“于”与其后面的成分不能做为宾语，而只能是补语。因此我们如果把本文“无异于”中的“于”看成是介词，介词“于”的基本用法有介

进处所、行为对象、比较对象、原因、时间等¹²⁾。介词“于”的用法，我们采取排斥法则“无异于”中的“于”不太可能是比较原因、时间、行为对象，剩下的就是引进比较的对象，如果“于”是引进比较对象的话，到底被比较的一方应是什么呢？洪成玉先生¹³⁾说：

以上诸例的“于(乎)”所介进的对象是比较程度。“于”也可介进比较异同的对象。例如：

- ①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 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 ② 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韩非子·说难》)

以上的例子中“于”是引进比较的对象。①例中“是”是被比较的一方，而“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是比较的对象。②例中“弥子之行”是被比较的一方，而“初”是比较的对象(案我们再看现代的一些用法，例如：

- ① ……则我说以北京话为国语的主干，即无异于说以官话(或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¹⁴⁾。
- ② 期待天上掉馅饼，无异于守株待兔，……¹⁵⁾。

这种例子在现代汉语中不胜枚举，而且都是比较用法，没有例外。这种用法恐怕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用法。它们都具有“A无异于B”的格式。)。因此，我们推论“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应该是典型的比较用法。被比较的一方是“王”，而比较的对象是“百姓之以王为爱”。“百姓以王为爱”是句子形式，但把“之”插在主语成分与谓语成分之间的话，在古汉语中，句子形式就变成词组形式。“百姓之以王为爱”是词组形式，“王”是词，词组与词的语法功能方面是一样的。故“无异于”前后，词与词组搭配是没问题的。

12) 参见洪成玉主编《古代汉语教程》(中华书局，2001，3)，422页。

13) 参见洪成玉主编《古代汉语教程》(中华书局，2001，3)，422页。

14) 参见王理嘉著《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11)，22页。

15) 参见孙睿著《活不明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8)，111页。

上面例②中“弥子之行”(被比较的一方)与“初”(比较的对象)互相搭配。我们的例子是“王”(被比较的一方)与“百姓之以王为爱”(比较的对象)互相搭配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论成立的话,就不再有什么语法不通的问题了。韩学重先生¹⁶⁾认为“无异于”中的“异”解说成“不同”是有道理的。

V. “无异于”句子分析

第四节中考察了那些跟“异于”有关的例子。“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的“无异于”,很可能是先有“异于”,再有“无异于”的。这里要注意的是那些“异于”前面有其他成分的例子。例如:

- ①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 兵也”。
- ② 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

这里的“何以异于”中“何”是介词“以”的宾语。“何以”,(或作“何用”)本来解作“用什么”,但有时可解作“怎么”或“为什么”¹⁷⁾。沈元先生¹⁸⁾说:

一介词本身的省略

例: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死的马尚且用五百银子买他,何况是活的马呢?)(战国策·燕策)省略介词“以”。

在文言文中介词“以”经常省略。“何异于”不妨看成是“何以异于”中的介词“以”的省略形式。实际上“何以异于”写成“何异于”也不成问题,反之亦然。这里的“何异于”表达的意思实际上是“无异于”,只不过采取反问形式而

16) 参见韩学重著《〈孟子〉“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句解释商榷》《中国语文学》(第44辑;中文出版社,2004,12),177页。

17) 参见周法高著《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中华书局,1990,1),223页。

18) 参见沈元著《虚词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2,5),123页。

已。根据这种观点再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 ① 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孟子》·告子上）
- ② 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孟子》·告子上）

这两个例子中的介词“以”可以表示主动者所凭以动作的资格、身分或者情况¹⁹⁾。这“以”后面的宾语常常承前省略不说而有时可以补上来。例如：“无以(之)异于……”这里的“之”可以代替“耆秦人之炙”和“马之白”。这里的介词不是一定要有的。故把“无以异于”写成“无异于”是没有问题的。

“无异于”中的“异”一般是“不同”之义，而“异”后面的“于”是介词，引进比较的对象。张桢先生²⁰⁾说：

VP为动词“有、无”。

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荀子²¹⁾

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墨子⁹⁴⁾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论语·雍也）

国将有事于四望。（周礼·春官宗伯）

闻之，有献于公。（左传·隐公元年）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孟子·告子上）

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告子上）

以上我们考察先秦文言文中动词“有、无”的用法。它们后面的“益”、“功劳”、“博施”、“事”、“献”、“分”等都是宾语。这是非常普遍的用法。除了名词以外形容词、动词也可以用做“有”或“无”的宾语的。表示存在的动词“有”以及它的否定词“无”，这类动词的宾语，除了名词和代词以外，也还可

19) 参见杨伯峻著《文言文法》(中华书局, 1987, 8), 111页。

20) 参见张桢著《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5), 15页。

以用形容词。这里的“异”可以说形容词宾语，把词义上的形容词用作宾语，在文言中是常有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动宾结构后面的“于”与“百姓之以王为爱”是介宾结构当补语的。那么“无异于”应是“跟什么一样”吧(案现代汉语中“于”引进比较对象把介宾结构前移的时候，常用介词“与”、“跟”、“和”。例如：

- ① 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²¹⁾。
- ② 床的宽度和弹性和昨晚无异²²⁾。

上面的这些例子实际上分别是①身份待遇无异于一般小民，②床的宽度和弹性无异于昨晚。)。我们的“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可以改写成“王”与“百姓之以王为爱”是没有不同的。

VI. “王无异于百姓以王为爱也”的句法关系

陆国强先生²³⁾说：[英语中往往用一个词代表整个事件或整个背景，这也是一种借代方式。]。陆先生提出了英语中的借代(metonymy)情况。例如：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different from Czechoslovakia in 1968. (这里Czechoslovakia指的是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其实这不仅是跟英语有关系，韩语中也有(例如①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②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古代汉语也跟现代汉语一样有这种现象。例如：①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②床的宽度和弹性无异于昨晚，③我比你的个子高，④比家长写的还像家长。这些都是所谓“不对称比较句子”。这里的“初”、“昨晚”、“我”、“家长”都是借代用法。这篇论文中的“王”很可能是这种例子。前面已经讲到王的想法。这里当然把“王”说成“王之以百姓为无知”也可

21) 参见易中天著《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104页。

22) 参见渡边淳一著《失乐园》(漓江出版社，1965，6)，102页。

23) 参见陆国强编著《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64页。

以，如果说出了反而有些罗嗦，不精简。故以“王”来借代“王之以百姓为无知”的。

文言文“无异于”中的“于”看成介词的话，我们只能把“于百姓之以王为爱”看成补语。而不能再把这里的“异”看成形容词意动用法或动词。“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的“无异于”如果解释成“同什么一样”的话，“无异于”后面是比较的对象，前面是被比较的一方。韩学重先生²⁴⁾把“王”解释成“王的行为”，但比较的对象是“百姓的想法”。因此我们认为不必再把这里的“王”解释成齐宣王的行为，而根据上下文的关系应该理解为“王的想法”。

这样解释，即“A无异于B”。A是“王的想法”，B是“百姓的想法”，具体地说，则“王的想法”是“认为以羊代替牛的这种作法是出于侧隐之心”，“百姓的想法”是“认为王的这种作法显示王的小气”。在孟子看来百姓的想法固然有问题，王的想法同样也不对。换言之，王与百姓实际上是五十步百步的意思。根据这种理解去解释“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可以说：“王对仁的错误的想法”跟“百姓对王的错误的想法”是一样的。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将句法的研究范围推出了传统上的句子界线之外。更多的语言学家现在正致力于探究一个段落或一个章节或全文中各句子之间的句法关系，这种研究导致了语篇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诞生²⁵⁾。[连贯指语篇内表示命题或交际行为的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对一个句子的解释要相对其它句子的解释来进行考虑；对一序列的句子(a sequence of sentences)的解释也要相对另一序列的句子的解释来进行语义分析。]²⁶⁾。一个句子不是孤立存在而往往是跟邻近的句子有关系的。史次耘先生²⁷⁾把“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

24) 参见韩学重著《〈孟子〉“王无界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句解释商榷》《中国语文学》(第44辑；中文出版社，2004，12)，177页。

25) 参见张鑫友主编《〈语言学教程〉学习指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10)，196页。

26) 参见陆国强编著《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267页。

27) 参见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释《孟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2)，21页。

地,则牛羊何择焉?”解释说:“王也不必奇怪百姓疑王太吝啬,你用小羊换大牛,百姓怎么知道是不忍?王若是深怜牛的无罪、被送到死地,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这种解释代表传统的见解。传统的观点是先把这一段话分成两段,问题是第一段(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第二段(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显,而且很平坦,没有孟子常用的一针见血的味道。其实“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①都是反问句②都谈羊、牛③都谈不明智。这么一种短的两句有3个共同的地方,且挨在一起,居然没有关联,这真令人费解。坚持传统说法的人认为“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发生直接关系的话,与前面的“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在逻辑上连接不起来。故依据传统的解释的话,我们恐怕只能把“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发生直接关系。这是传统说法在语篇学上的一种问题。

邢福义先生²⁸⁾说:

基本特点有三:第一,一个句群起码包含两个句子。所包含的句子,每一个都有作为句子的语气和语调,书面上句末用句号或者问号、感叹号。第二,在语流中一个句群表达一层意思,组成句群的句子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关系。第三,一个句群所表述的一层意思,主要说明什么问题,有个中心意思。有时中心意思需要从整个句群中归纳;许多时候,主要意思由某个句子直接表明,即句群中有一个句子是表意中心。例如: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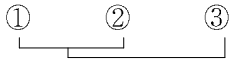
这个句群由三个句子组成,第一个是单句,第二第三个都是复句,句末都用句号。在这个句群里,第一个句子提出一个判断,第二第三个句子从两个密切相关的两个角度进行论证,说明根据,它们处在“A.因为B.也因

28) 参见邢福义著《汉语语法三百问》(商务印书馆,2004,11),246页。

为C。”的逻辑联系之中。在这个句群里，作为表意中心的句子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第三节中讨论了《孟子·告子》中的一段话。《孟子·告子》：“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之间的关系是句群中的一种补充说明、论证的关系。先说判断，后面对判断加以说明或者论证。进行层次分析的话，第一分段是“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第二分段是“虽有天……未有能生者也。”第一分段与第二分段之间有补充说明、论证关系。补充说明、论证的部分又可以分成两段，第一小段(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与第二小段(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之间是转折关系。第二分段的意思是“即使天下最易生长的东西，在太阳下晒了一日，就要使它冷十日，当然是不会生长的。”

孟子的这段话①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②以小易大，彼恶知之？③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依据传统的说法很可能是



①与②的关系讲得通，但一向为百姓辩护的孟子为什么这里批评百姓，令人费解。而且①②与③的关系也说不好。或许他们只是① ② ③。①②与③的关系不清楚。如果①②与③没有特别的关系的话，这不但违背句群一般具有的性质，更不符合一向重视逻辑的孟子的作法。换言之，传统说法有三个问题：(1)句子①不合乎语法，(2)句群①②③不符合句群的性质以及《孟子》的话法，(3)句子①②批评百姓，这不符合《孟子》的体例。

如果把①“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撇开不谈的话，②“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③“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互相对应的，即“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就“百姓以王为爱”而说的，指的是百姓的错误(百姓以王为爱)，“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是就齐宣王的错误(王)而说的。这是孟子采取反问句的形式，以便加强表达的力量。这恐怕是孟子有意的安排。如果这种推论没错的话，这段话的第

一个句子提出一个判断“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而第二段两个句子是进行论证，说明根据的。我们看来，“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是对应的，都是反问句。“恶”与“何”都是疑问代词。在意义上讲，前一句（百姓的不对）和后一句（王的不对）也是对称的。如果采取层次分析的话应是① ② ③。①与②③的关系非常明确。这样分析的话，传统说法的三个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前人讲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时，把“以小易大，彼恶知之？”跟“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发生直接关系，说“请王别怪百姓以王为小气的这种想法，因为老百姓不明智只会看表面上的情况（以小易大），不理睬内在的情况（彼恶知之）”。其实百姓固然有些不明智，但齐王也跟百姓一样不明智。在孟子看来齐王实际上没有资格批评百姓不明智。如果依据我们的观点去考察原文的话，跟传统的见解很不一样，“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不再跟“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发生直接关系，而跟后面的“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发生直接关系。

孟子看出“以小易大”的真意，并抬举齐宣王，使得齐宣王很是高兴。在这种情况下，齐宣王才说出“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这句话的。由此可见，到此为止齐宣王只知道百姓对他的批评是错误的，而不知道自己的作法有什么问题。这时孟子并没有继续称赞下去，而一下转变话锋（在《孟子》中一下转变话锋是常见的，而且这样做可能会更能突显出齐王的错误。）告诫齐宣王说“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王的想法和百姓的想法没有两样的）”。孟子的这段话是齐宣王意料之外的，孟子先给齐宣王思考的时间而齐宣王不知所然。这时孟子说出答案：“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百姓的错误），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的错误）”。孟子的意思是跟无罪的牛一样羊也是要可怜的。齐宣王让无罪的羊代替牛就死地，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批评百姓对他的理解有问题。

周满江先生²⁹⁾说：

孟子是一个爱憎分明、感情丰富的人，他与人的每一次对话，每一次辩论，都是倾其爱心为百姓讲话，带着极其愤激的感情批评君主的执迷不悟。

孟子指出百姓的不明智，但他并没有批评百姓的意思。孟子是借着百姓的错误衬托出王的错误，实际上是批评齐王的。因此有意先指出百姓的错误，后指出王的错误。这时，齐宣王才恍然大悟。故说：“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齐王是跟百姓一样只考虑到眼前的看得到的事情的。因此我们认为“王无异于百姓以王为爱也”并不是祈使句中的特例，而是一种以“无异于”的一般用法可以解释的例子。

VII. 结 论

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在读文章时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则可能更侧重于分析语言现象。语法学界人士都知道意动用法的“异”或由形容词派生出来的动词“异”一定要带宾语，而介词“于”是跟它后面的成分构成介宾结构当补语。语法学家一般把“无异于”中的“异”看成形容词的意动用法，翻成“觉得奇怪”、“感到惊异”，而一些人把它看成动词“奇怪”、“责怪”、“怪”。“无异于”这种类型中的“异”在《孟子》中没有例外都是“不同”之义。依据前人的说法，这句就是例外，是属于“随文释义”。[“随文释义”有时是对的，但它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大多不是增加义项就是减少义项，甚至弄得义项之间发生矛盾。]³⁰⁾。就“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一句孤立地看，把“异”看成动词，“于”是介词，理解为“大王对于百姓认为大王吝啬的看法不必感到

29) 参见周满江著《孟子选注》(漓江出版社，2005，2)，9页。

30) 参见周荐编《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12)，240页。

奇怪。”好像大体也讲得过去，但这显然不合孟子本意。

“无异于”中的“于”是介词，引进比较的对象。介宾结构“于百姓之以王为爱”只能是补语。我们照顾语法上的问题，“无异于”应是“同什么一样”的意思。“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中的“无异于”如果解释成“同什么一样”的话，我们不必再把这里的“王”解释成齐宣王。这里的“王”解释为“王的想法”等较妥当。这样解释，即“A无异于B”。A是“王的想法”，B是“百姓的想法”，具体地说，则“王的想法”是“以羊代替牛，而认为这是出于测隐之心”，“百姓的想法”是“认为王的以羊代替牛的这种作法显示王的小气”。在孟子看来百姓的想法固然有问题，王的想法同样也不对。根据这种理解去解释“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的话，可以说：“王对仁的错误的想法”跟“百姓对王的错误的想法”是一样的。

前人依据他们对“无异于”的理解，让“以小易大，彼恶知之？”跟“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发生直接关系。依据本文的观点去考察原文，“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应该跟后面的“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发生直接关系。这一句组，依据我们的分析，第一分群(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与第二分群(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的关系应是补充关系。先提出一个判断(王的想法和百姓的想法没有两样的)，再说明、论证其判断的依据。说明、论证的部分又可以分成两小段，第一小段(以小易大，彼恶知之?)与第二小段(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是对比关系。

< 參考文獻 >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一册，中华书局，2005，2.

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释，《孟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2.

王理嘉，《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语文出版社，2003，11.

孙睿，《活不明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8.

- 邢福义, 《汉语语法三百问》, 商务印书馆, 2004, 11.
- 沈元, 《虚词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1992, 5.
- 何乐士·敖钟诰等, 《古代汉语虚词通释》, 北京出版社, 1985, 5.
- 陆国强编著, 《现代英语词汇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2.
-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上, 中华书局, 1984, 5.
- 杨伯峻, 《文言语法》, 中华书局, 1987, 8.
- 张桢,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5.
- 张鑫友主编, 《〈语言学教程〉学习指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10.
- 易中天, 《闲话中国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5.
- 周法高, 《中国古代语法》, 称代编 中华书局, 1990, 1.
- 周荐编,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 商务印书馆, 2004, 12.
- 周满江, 《孟子选注》, 漓江出版社, 2005, 2.
- 洪成玉主编, 《古代汉语教程》, 中华书局, 2001, 3.
- 倪志圃, 《论孟虚字集释》, 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81, 12.
- 渡边淳一, 《失乐园》, 漓江出版社, 1965, 6.
- 韩学重, 《〈孟子〉“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句解释商榷》《中国语文学》第44辑, 中文出版社, 2004, 12.
- 裴学海, 《古书虚字集释》, 泰顺书局, 1971, 5.
- 黎孟德编著, 《孟子四书感悟》,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5, 1.

<국문초록>

《孟子》에 나오는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를 기존 학설에서는 명령문으로 보고 “异”를 “奇怪”나 “覺得奇怪”로 번역한다. 그러나 필자가 보기엔 이 문장은 명령문이 아닌 진술문이며 “异”는 “不同”의 의미로 새겨야 한다고 본다. 이는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无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세 문장 간의 의미상 맥락을

고찰한다면 더욱 명확해질 것이다. 즉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는 진술문이며 그 뒤의 두 문장 “以小易大, 彼惡知之!”와 “王若隱其无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은 진술문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爲愛也”에 대한 보충설명인 것이다.

주제어 : 意动用法, 语篇, 句群, 介词

K C I